

胡寧

评论集

胡风评论集

中



20959751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959751

责任编辑：李 昕 毛承志

胡风评论集(中)

Hu Feng Pinglun Ji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02,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4\frac{1}{2}$ 插页 7

1984年5月北京第1版 198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200

书号 10019·3645

定价 1.55元

DD 00/30

目 录

第四集 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1937—1941)

序 3

一九三七年

愿和读者一同成长 7

关于鲁迅精神的二三基点 9

大众化问题在今天 12

论战争期的一个战斗的文艺形式 16

一九三八年

关于创作的二三理解 25

高尔基底殉道与我们 31

民族战争中的国际主义 34

论持久战中的文化运动 37

一九三九年

略观战争以来的诗 52

理论与理论 58

写在昏倦里 62

关于造型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一感	67
愿再和读者一同成长	69
民族革命战争与文艺	71
高尔基在世界文学史上加上了什么？	84
东平著《第七连》小引	88
断章	89
《过客》小释	92

一九四〇年

关于诗和田间底诗	95
今天，我们的中心问题是什么？	104
从“剧本荒”想起的	118
文学上的五四	122
民族战争与我们	125

一九四一年

一个要点备忘录	132
民族战争与新文艺传统	135
为一个外国刊物写的自传	157
曹白著《呼吸》小引	161
如果现在他还活着	164
作为思想家的鲁迅	174
附录 《七月》编校后记	177
重排后记	195

第五集 论民族形式问题(1940)

题 记..... 203

论民族形式问题

一 大众化运动一瞥 209

二 在新的情势下面 217

三 关于“新质发生于旧质的胎内”，“移植形式”
——一个文艺史底法则问题 221

四 对于五四革命文艺传统的一理解 229

五 对于民间文艺的一理解 238

六 大众底“欣赏力”从哪里来，向哪里去？ 248

七 现实·内容·形式——以争取现实主义底
胜利为中心 257

八 通过语言问题——文字改造和大众的人民
文艺底发展 267

九 从民族解放运动看文艺运动，从文艺运动
看民族形式问题 275

附 记..... 279

第六集 在混乱里面(1941—1943)

序 283

—

关于创作发展的二三感想 289

关于抽骨留皮的文学论	302
企望一个理论批评工作底成年	311
由现在到将来	313
现实主义在今天	319

二

从“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生长起来的	327
-------------------------	-----

三

四年读诗小记	345
关于风格(其一)	352
关于人与诗，关于第二义的诗人	357
关于题材，关于“技巧”，关于接受遗产	361
关于“诗的形象化”	366
关于风格(其二)	374

四

《北京人》速写	379
一个女人和一个世界	382
论《北京人》	386
《蜕变》一解	399

五

死人复活的时候	405
记一首没有写的诗	413
半仑村断想	422

论“大国之风”种种	430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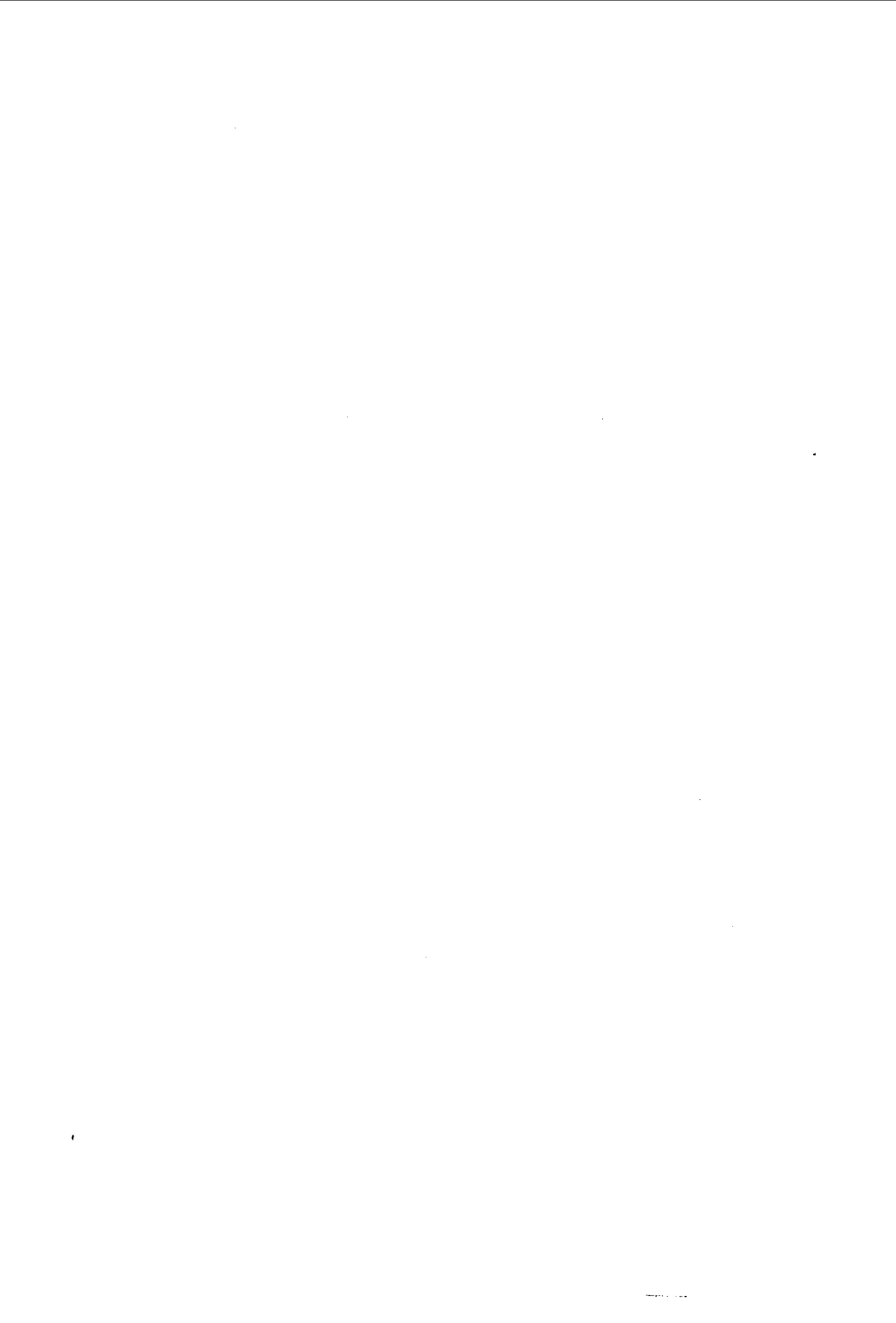
六

《旗》后记	445
《棉花》题记	446
《呼吸》新序	448
《人与文学》题记	451
《给战斗者》后记	453
《东平短篇小说集》题记	456

第 四 集

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

(1937-1941)



序

这里所收的是战争勃发以后到一九四一年夏间，将近四年间的短文，除了若干篇杂文，一篇独立印成小册子的论文，若干篇无从找到的以外，这个期间的文字就全在这里了。

将这点文字底份量和伟大的将近四年的时间相比，不用说是非常寒伧的，如果将这千千万万的战士们底出死入生的战斗相比，那就要更加惶愧无地了。但我也有略可辩解的一点：虽然说不上参加了伟大的民族战斗，但也并没有取巧或者偷懒。在这个期间里面，我用着全力支持了一个刊物。

能有洞烛一切的巨眼和凸现万象的伟力，为文如喷泉四射，使自己成为民族底也就是文苑底骄子，当然是可以慰人自慰的；但如果不能做到，退而为这文苑底建设工程搬运一瓦一石，从这搬运工作里面寄付着对于民族解放斗争的一瓣微忠，也应该是虽然微末但却并非毫无用处的罢。我为了一个小小刊物几乎用去了四年间的全力，就是由于这一点信念。我景仰能够以拿破仑比拟的用笔的英雄，因而愿意替这样的英雄底将坛搬运一点泥土；我相信新文艺将有一个光华灿烂的将来，因而愿意架起一道通向这个将来的，虽然太小但也许可以是聊胜于无的暂时应急的桥梁。

然而，虽然是一名小工，对于总的工程也自有他的窥见全豹底一斑似的理解和汇成火山的一滴熔岩似的热衷，所以，有时情

不自禁，有时迫于要求，不能不在忙乱中写了一点。当然，肤浅是非常肤浅，粗糙是非常粗糙的，但在作者自己，总算是对于现时代的文艺性格的一点探求。如果抽得出时间而且努力，把这些综合，从这些深入，也许能够得到比较相关的具体一点的描写，但目前既无法做到，就先把这些集成和读者相见罢。世上当不乏不择细流的大家和胸怀阔大的读者，对于他们，作者底处境一定可以得到体谅，作者底零乱的理解也或者可以略供参考罢。

但对于文苑里的若干高士们，那情形当然要两样，例如那个小刊物罢，在我自己，总算是拿出了能够有的真诚的，但却常常莫名其妙地受到了明明暗暗的讥讽或咒骂。有的竭力不提到它，认定文坛上根本没有这么一个微小的生命，有的一提到它就挤挤眼，扁扁嘴，有的则说是编者侵犯了文坛或者想造成宗派。……我虽然不会软弱到被他们所移，但也不会冷酷到把他们完全视为乌有，但工作占住了手，而人心不同又各如其面，老老实实的解释，对于他们既然无效，对于读者又没有必要，所以十九都置之未理。现在，这个小刊物早已从文坛上消失了，但我还要把有关它的几则文字也附录在这里。对读者，它略略诉说了个微小的努力是由于怎样的愿望，采取了怎样的方法，经过了怎样的旅路，多少可以作为“前车之鉴”；在我自己，那是一个悲欢离合的纪念：在这个期间鼓励了我、帮助了我的人们，有的已经战死沙场，完成了神圣的使命，有的固守阵地，各自在艰苦里面奋力作战，有的汇入了斗争主流的大海，甚至彼此断了消息，也有的别图发展，视往日的贫贱之道为蠢事，视往日的贫贱之交为令名之玷……。对于崇高的死者，这里寄寓了诚恳的追悼，对于忠贞不渝的生者，这里寄寓了怀念的问讯，对于穿捷径

而去的點者,这里也寄寓了决绝的告别。

胡 风

一九四三年二月十日之夜,记于桂林。

愿和读者一同成长

——《七月》代致辞

当这一本薄薄的杂志送到读者手里的时候，我们曾经费去了一个月以上的筹备时间。

有人说，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应该放下笔来。然而，我们没有。不但没有，为了得到用笔的机会，还不得不设法越过了种种的困难条件。

中国的革命文学是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五四运动)一同产生，一同受难，一同成长的。斗争养育了文学，从这斗争里面成长的文学又反过来养育了这个斗争。这只要看一看“九一八”以后中国文学的蓬勃的发展和它在民众精神上所引起的巨大影响，就可以明白。

在今天，抗日的民族战争已经在走向全面展开的局势。如果这个战争不能不深刻地向前发展，如果这个战争底最后胜利不能不从抖去阻害民族活力的死的渣滓，启发蕴藏在民众里面的伟大力量而得到，那么，这个战争就不能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行动，它对于意识战线所提出的任务也是不小的。

中国社会好象一个泥塘。巨风一来，激起了美丽的浪花也掀起了积存的污秽。这情形现在表现得特别明显。

不错，在今天，可以说整个中华民族都融和在抗日战争的意志里面。但这是一个趋势，一个发生状态；稳定这个趋势，助长

这个发生状态，还得加上艰苦的工作和多方面的努力。意识战线的任务就是从民众底情绪和认识上走向这个目标的。

发刊一个小小的文艺杂志，却提到这样伟大的使命，也许不大相称，但我们以为：在神圣的火线后面，文艺作家不应只是空洞地狂叫，也不应作淡漠的细描，他得用坚实的爱憎真切地反映出蠢动着的生活形象。在这反映里提高民众底情绪和认识，趋向民族解放的总的路线。文艺作家这一工作，一方面要被壮烈的抗战行动所推动，所激励，一方面将被在抗战的热情里面涌动着生长着的万千读者所需要，所监视。

工作在战争怒火里罢！文艺作家不但能够从民众里面找到真正的理解者，同时还能够源源地发现在实际斗争里成长的新的同道和伙友。

我们愿意献出微力，在工作中和读者一同得到成长！

一九三七年十月八日，汉口。

关于鲁迅精神的二三基点

——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

鲁迅先生逝世以后，全国哀悼的怒潮比什么都更雄辩地说明了他的成绩底伟大。但有人说：鲁迅没有创造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不错，鲁迅一生所走的路是由进化论发展到阶级论。在初期，他相信社会一定会从黑暗进到光明，在自然科学里面找着了对一切黑暗势力反抗的根据，但到了后期，他的思想里的物质论的成份渐渐成长，明确。进化论也罢，阶级论也罢，这都不是鲁迅本人所创造的“思想体系”，但如果离开了人类数千年的历史所积蓄起来的人类智慧底宝贵的路线，独创地弄出一个什么思想体系，那即使不是《大同书》的康有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梁漱溟，至多也不过是一个森林哲学的泰戈尔或不合作主义的甘地罢了。鲁迅生于封建势力支配着一切的中国社会，但却抓住了由市民社会发生期到没落期所到达的正确的思想结论，坚决地用这来争取祖国底进步和解放。这是他的第一个伟大的地方。

但如果他只是进化论和阶级论底介绍者或宣传者，也就不怎样为奇，但他同时是最了解中国社会，最懂得旧势力底五花八门的战术的人，他从来没有打过进化论者或阶级论者的大旗，只是把这些智慧吸收到他的神经纤维里面，一步也不肯放松地和